

2022.9.3

星期六 壬寅年八月初八
今日4版 第8012期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62
邮发代号 25-50

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安徽人李鸿章 与中国近代化

与铁路： 促进淮系集团对安徽铁路建设的推动

1880年，刘铭传上奏朝廷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》，首次明确提出修筑铁路对于巩固国防的重要意义，得到了李鸿章的全力支持，也应谕上奏《妥议铁路事宜折》。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朱从兵教授对李鸿章的这份奏折做了详细的阐释。他认为，这是李鸿章第一次将自己的铁路建设思想全面地付诸奏章，也是一份要求中国建设铁路的宣言书和基本纲领：在中国建设铁路是顺应“天地自然之大势”；其次，他从正反两方面辨明铁路的利弊，并从人们一般的认识论阐明朝廷决计创办的必要性。

在朱从兵的解读中，奏折还提出如何建铁路的方法：“李鸿章对铁路建设一开始也是准备持久战的，在规划、经费、人才、煤铁等方面都提出了解决的办法。此前，他一直主张要待煤铁开采有效再兴建铁路，此时，趁着刘铭传建言的机会，他主张边建铁路，边采煤铁，以减少煤铁从外洋的进口。这说明李鸿章已经意识到铁路建设的紧迫性了。由于奕訢建议铁路可以试行于‘煤铁之矿、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’，因此，李鸿章进一步认识到试办铁路的重要性。1881年2月2日，他在给奕訢的信中也提出了必须‘导以先路’的想法。因此，他在对铁路态度不断变化的同时，果断主持一些铁路的筹办试办工作，积极参与一些铁路的开创事宜。”

1881年初，李鸿章授意开平矿务局再奏请修筑唐胥铁路，于当年6月建成通车。李鸿章对修建铁路的积极支持，也让以他为首的淮系集团对安徽的铁路建设起到了推进作用。

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周乾教授在研讨中提出，安徽的芜广铁路自倡导、启动、兴建到最后夭折的全过程，众多淮系集团核心成员都参与其中，修筑安徽第一条铁路的总办便是李鸿章之子——李经方。毫无疑问，没有他们的鼓动、支持和参与，这条铁路的上马是不可想象的；同样，铁路工程的最后夭折，与这个集团本身的保守封闭、目光短浅、自私狭隘、内部分化以及时代和历史的束缚与局限，也是分不开的。在这6年中，出任或题名出任芜广铁路总办的皖省官绅前后共有6位，他们都与淮系集团有着紧密的联系，或者本身就是淮系集团的核心成员。

日前，由安徽省李鸿章研究会、安徽奥亚教育集团联合主办“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”学术研讨会暨2022年安徽省李鸿章研究会年会开幕式在合肥举办。会议以“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”为主题，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。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、暨南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。

作为晚清政坛的重要力量，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，作出了不容忽视

的贡献，奉行“外须和戎、内须变法”的洋务纲领，先后创建了淮军与北洋水师两支近代化的军队，并创办早期的军工企业，和轮船招商局、开平矿务局等民用企业，并派遣多起赴美赴欧留学生、创办新式军事学堂、发起兴建了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——唐胥铁路。

会上，与会的专家学者们纷纷表示，不能忽略李鸿章在我国近代化道路上的贡献，他的言行对早期近代化的驱动有深刻影响，研究“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”有助于学习中国革命史。

记者 张亚琴

与吴汝纶：是李鸿章手下不是幕僚的幕僚

安徽桐城人吴汝纶中进士后，先为曾国藩罗致到幕府中，后到李鸿章麾下，相继长达20余年。

虽然曾国藩为李鸿章之师，但老乡吴汝纶偶尔会表现出对李鸿章更高的评价——在外交上更胜一筹。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光光指出，吴汝纶在李鸿章幕府中任事的时间并不长，只有两年左右。他能写一手好文章，尤其擅长奏章，李鸿章的奏稿、电报，多为吴汝纶代笔。因此，吴汝纶善于策划、计谋，也是为李鸿章所器重的又一个因素。1889年，吴汝纶的身份从一名朝廷命官转换成保定莲池书院的主讲，长达14年之久。吴汝纶虽是

莲池书院的山长，但也在相当程度上担当起李鸿章幕僚的角色。

曾光光说，在论述吴汝纶与李鸿章关系时，有点值得关注：甲午战争后，朝野内外一片倒李之声。在这种政治形势下，吴汝纶竭力写了不少文章为李鸿章辩护，在他眼中，李鸿章就是独撑危局的栋梁。后来李鸿章的去世，让吴汝纶无所牵挂了：“公在众目，公没谁嗣。”失去人生可倚靠的最后一棵大树，吴氏之悲发诸内心。1902年10月，吴汝纶从日本回国，在安庆谋划创办桐城中学。第二年因突然发病医治无效，在桐城刘庄老家去世。

与书法：重视对《兰亭集序》的临习传承

合肥市文化旅游局夏冬波在题目为《由李鸿章家族传承〈兰亭集序〉看近现代书风转捩》的文章中，提出李鸿章十分重视对《兰亭集序》的临习传承，其兄弟也十分重视文墨修养，认为从李鸿章家族传承的《兰亭集序》可以看出近现代碑帖书风的转变。

李鸿章早年书风的基调受曾国藩影响极大。曾国藩取法柳公权、赵孟頫，为“二王”帖派；李鸿章取法欧阳询、赵孟頫，也是“二王”门径。在其《致鹤章弟》家书中，详细论及他的书法主张，对“二王”书法进行了深入剖析，教诲兄弟子侄重视书法学习。

李鸿章在任直隶总督时期，即将王羲之《兰亭

序》《圣教序》置于案头，尤以习《兰亭序》视为“养心字”。吴汝纶记述里的李鸿章书法为“当代一人”，每天黎明起床就临写《兰亭序》百字。夏冬波评论道，在近现代合肥书法史上，流传最久、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合肥沈用熙、张子开为代表的“邓包书派”，孜孜以求从《兰亭序》中汲取营养以丰富自己的书法内涵。李鸿章家族成员也深受“邓包书派”影响。李鹤章之孙李国松、李国筠兄弟饱受浸染。“今人观王羲之《兰亭序》，从分析近现代以来合肥李鸿章家族传承《兰亭序》的书风转捩，以艺术的立场重新审视已有千年历史的‘兰亭’书风，探其渊源，析其流变，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。”